

萬有文庫

第2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元文類

(五)

蘇天爵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類文元
(五)
蘇天爵編

國學基本叢書

元文類卷之三十二

序

傷寒會要序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貴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譽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概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

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脈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塞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揀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揀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揀君之治柰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目瞖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醫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爲病耶乃就畫工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瞖色同矣肺腎爲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爲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瞖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脈皆屬於目脈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頓渴脈七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脈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今脈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脈從而病反者何也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爲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

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略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脈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爲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爲序迺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正統八例總序

楊 兔

嗚呼正統之說禍天下後世甚矣恨其說不出乎孔孟之前得以滋蔓瀰漫而莫知翦遏也通古今考之既不以逆取爲嫌而又以世系土地爲之重其正乎後之逆取而不憚者陸賈之說倡之莽操祖而誨之也不曰予有慚德不曰武未盡善也以湯武之順天應人而猶以爲未足況爾耶以世系言則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並矣不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而容並之以土地言則秦之滅六國晉之平吳隨之平陳苻秦之窺伺梁魏周齊之交爭不息者所激也不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以王道爲正也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不然使創者不順其始守者不慎其終抑有以濟夫人主好大喜功之慾必至糜爛其民而後已其爲禍可勝計耶是以矯諸儒之曲說懲歷代之行事蔽以一言總爲八例曰得曰傳曰衰曰復曰興曰陷曰絕曰歸孰爲得若帝摯而後陶唐氏得之夏殷絕而湯武得之是也以秦隋而始年必書曰得何也庶幾乎令其後也未見其甚而絕之私也見其甚而不絕亦私也一世而得再世而傳固也武德貞觀之事旣書高

祖曰得繼之曰太宗得之何也原其心也其心如之何謂我之功也功著矣奪嫡之罪其能掩乎而曰傳者誕也悲夫虔化之兵未洗靈武之號又建啓之不正習亂宜然是故君子惜之此變例之一也孰爲傳曰堯而舜舜而禹禹而後啓周之成康之類是也曰衰者何如周道衰於幽厲漢政衰於元成之類是也曰復者何如少康之布德太甲之思庸宣王之修明文武之功之類是也晉惠中宗則異於是所謂反正者也故附見之此蔣乂之論也惠帝旣復而奪之何也咎其爲賈后所制至廢其子以成中外之亂德之不剛也德之不剛君道失矣猶中宗改號而韋后與政使武氏之燼復著也曰與者何存之之謂也有必當與者有不得不與者昭烈帝室之胄卒續漢祀必當與者也晉之武帝元魏之孝文不得不與者也昭烈進魏其存乎曰莽操之惡均卻莽而納操誠何心哉黨魏媚晉陳壽不足責也而曰不取於漢取於羣盜之手其獎篡乎魏晉而下訖於梁陳狃於篡弑若有成約今日爲公爲相國明日進爵而王矣今日求九錫明日加天子冕旒稱警蹕矣今日僭卽皇帝位降其君爲王爲公明日害之而臨於朝堂矣吁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亦弗思矣乎史則書之受禪先儒則目曰正統訓也哉曰晉不以爲得者何斥其攘魏也斥而與之何也順生順逆生逆天也天之所假能廢之哉曰後乎此者不得與斯何也惡之也何惡之惡其長亂也不然亂臣賊子曷時而已乎公羊曰錄內而略外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大明之日荒淫殘忍抑甚矣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且肅宗掃清鉅盜迴軒京闕不曰復而曰與何也暴其自立也五代而與明宗柴郭何也賢明宗之有王者之言也願天早生聖人是也周祖以其厚民而約己也世宗不死禮樂庶乎可興奈何不假之年而使格天之業殞於垂成也曰陷

者何夏之有窮泥漢之有諸呂新室晉之永嘉之禍唐之武、韋、安、史、巢、溫之僭叛是也始皇十年而從陷例何也曰置秦於大亂不道者始皇也誘始皇於大亂不道者李斯也人主之職在掄一相是年也斯之復相之年也惡惡者疾故揭爲不哲之鑑以著輔相之重也曰景帝卽位之初明帝之永平八年而書陷者何以短通喪而啓異端也短通喪者滅天性也啓異端者亂天常也雖出承平之令主而不正其失何以嚴後世之戒曰絕者自絕之也桀紂胡亥之類是也曰歸者何以唐虞雖有丹朱商均而謳歌獄訟歸於舜禹桀紂在上而天下臣民之心歸於湯文矣曰漢之建安十三年繫之劉備何也以當陽之役也夫我不絕於民民其絕我乎詩之皇矣乃眷西顧求民之莫斯其旨也商紂之交紂德爾耳悠悠上天不忍孤民之望亟求所以安之而其意常在乎文王之所以潛德言也曰歸或附之以陷何也示無二君也敢問唐虞之禪夏后殷周之繼存而不論何也曰聖人筆削之矣起於周敬王之癸亥何也曰痛聖人旣沒微言之不聞也而周之世書秦之事何也著其漸也秦之僭叛不能制則周之弱見矣秦人承三代之餘混疆宇而一之師心自恣絕滅先王典禮而專任執法之吏厲階既作流毒不已嗚呼王道之不明賞罰之不修久矣然則發天理之誠律人情之僞舍是孰先焉曰通載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桀紂幽厲致亂之已事也曰通議者秦漢六朝隋唐五季所以興亡之實跡也因以仰述編年之例具錄而無遺索其梗概不過善可以爲訓惡可以爲戒而已前哲之旨果中於理所取也敢強爲之可否苟有外於理所去也必補之以鄙見者將足成其良法美意也而忍肆爲斬絕不根之論徒涉於乖戾耶蓋得失不爾則不著善惡不爾則不分勸戒不爾則不明雖綿歷百千世而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卓然願治之君苟察斯

言而不以人廢日思所以敦道義之本塞功利之源則國家安甯長久之福可坐而致其爲元元之幸不厚矣乎

測圓海鏡序

李治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耶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於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隸首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數恆病夫考圓之術例出於牽強殊乖於自然如古率徽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析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率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始礪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於是乎又爲衍之遂累一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廢日力於此良可惜明道先生以上蔡謝君記誦爲玩物喪志夫文史尚矣猶之爲不足貴况九九賤技能乎嗜好酸鹹平生每痛自戒敕竟莫能已類有物憑之者吾亦不知其然而也故嘗私爲之解曰由技進乎道者言之石之斤扁之輪庸非聖人之所予乎覽吾之編察吾苦心其憫我者當百數其笑我者當千數乃若吾之所得則自得焉耳甯復爲人憫笑計哉時戊申秋九月晦日繙城李治序

大定治績序

王磐

臣聞假器莫便於比隣取法莫宜於近代。殷有天下，監於夏；周有天下，監於殷。漢之論事著，每借秦以爲喻。唐之進言者，多引隋以爲比。豈不以時代相接耳？目見聞有以關其慮而動其心乎？金有天下凡九帝，共一百二十年。其守成之善者，莫如世宗。故大定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民物阜庶，鳴雞吠犬，煙火萬里。有周成康漢文景之風。夫有以致之，必有所以致之者。蓋不徒然也。謹就實錄中，摭其行事一百八十餘件，名曰大定治績，以備乙夜之覽。其於聖天子稽古之方，不無萬分之一助云。至元二年春二月十一日，翰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王磐，翰林侍講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常卿臣徐世隆，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王鶚等上進。

楊紫陽文集序

趙復

君子之學，至於王道而止。學不至於王道，未有不受變於流俗也。三代聖人以心學傳天下後世，見於伊尹傳說之訓。君子將終身焉。明王不興，諸子各以其意而言。學學者不幸而不得見古人之全體，蓋桓文功利之說興，而羲堯舜文之意泯矣。春秋而降，如叔向、子產、蘧伯玉、季札之流，以夏商君子之資，不得少效於王官，去而爲列國之名卿材大夫，其功業之隆痺，已較著矣。賈生、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或者每爲之掩卷而深悲玄齡如晦，有其時而亡，具已甚慚德於斯文多矣。凜然正氣，惟諸葛孔明、王景略、諸人，不爲流俗之所回奪，然而隨世就功，周旋於散微之末，已又不能無偏而不起之患。大抵君相造命之地，既已曖昧不明，而瞽宗冰廩教養之法，因以廢格不舉，故雖有命世絕異之材，卒亦不能邇也。非其不能邇也，而其故則可知已。雖然，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遠於今惟秦君子。

楊氏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蓋自其爲諸生固已無所不闢坐是重困於有司之衡石晚居洛陽著書數十萬言沉浸莊騷出入遷固然後折衷於吾孔孟之六經其言精約粹瑩而條理膚敏至於總八例以明正統之分合作通解以辨蘇韓之純疵其他若概言雜著等說皆近古之知言名教中南宮雲臺也繇不云乎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殆近然邪先生資機敏而明通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蓋君子學以爲己必有所入之地唐韓愈氏以雖義而不取爲主先生讀之自以爲渙然不逆於心使其得君行道推是心以列諸位實王道之本原雖不能盡充其說退而斂然以是私淑諸己先生固已得之矣觀其神明心德之所感通游居酬酢燕笑語處皆海內知名之士夫然後以秦晉爲戶庭燕趙爲郛郭齊魯爲府庫雄河太華爲極案奔肆橫放而益趣於約正大高明篤實輝光遺落小夫竿櫓佔畢呻吟之習嗚呼學之爲王者事猶元氣之在萬物作之則起抑之則伏然莫先於嚴誠僞之辨誠僞定而王霸之略明矣門人員擇蚤侍函丈偏得紫陽之道擴摭遺藁釐爲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里介書俾不肖爲說以冠其首內顧庸虛屏若無營而辭旨愜幅牢不容避輒述其梗概如此學者當自得於過半之思非尺喙所能盡也先生名奐字煥然甫世爲關中右姓紫陽其自號云丙午嘉平節前鄉貢進士雲夢趙復拜手序

通鑑前編序

金履祥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

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于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

新註資治通鑑序

胡三省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旣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

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甯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注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專以史局爲事其忠憤感慨不能自己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邱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恭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偏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擗幽隱會萃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

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
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
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譁。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
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
灑血瀆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
間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盡。以示博洽。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
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
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明
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刺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
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
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
自周訖五代。略敍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贊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
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歸鄉里。丙
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
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汔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
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辨誤十二卷。嗚呼。

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辨其當否。臣瓊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疏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渺訾臣瓊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構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議顏者，猶顏之議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嘻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書。

文獻通考序

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爲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爲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爲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爲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

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
大考訂該治固無以議爲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爲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
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
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敍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敍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敍兵則盡遺賦調
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甯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
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
帝系一門以敍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
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爲集著述之大成也愚
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罹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
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尙論千百載之前
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先儒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爲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
箕裘家藏墳素插架之收儲趨庭之間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
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
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

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敍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爲門二十有四，爲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也。陳壽號善敍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廝目鋩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六書故序

戴侗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

於通。至於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蠻於律而議樂，盲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旣以是教於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隊，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釋奠儀注序

張頴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有儀文，無可考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于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放而行之，能通其義者渺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戶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戶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爲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襲陳之階紀，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

禮而下。衷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數。使之入耳著心。旣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也。習禮之士。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者。不徒籩豆之事。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採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失者。與此編并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元文類卷之三十三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窮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

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若休之。以天均故。卽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既發亦無有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旣無彼是。安有是非。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以齊之也。圖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營聞。搢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

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業，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博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曠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於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既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雜以準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爲大呂，夾鐘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鐘始，非先林鐘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

當應鐘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鐘人統以太簇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鐘抗林鐘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鐘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鐘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算入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苑景仁不能爭況陳陽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鐘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鐘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呂求黃鐘殫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鐘變律又推以爲林鐘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鐘從使人得以窺算術之涯涘而黃鐘流行諸律本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唇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於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弦瑟是日以蕤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

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二呂用倍矣。此書謂委命於律。律不命於委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鐘鼎篆韻自珊瑚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爲鐘。叩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颉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尙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柏寢之刻。柏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旣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不復可得。削劙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盤。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鐘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著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啓、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款未備。其閒鐘

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也政和中王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珊瑚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鑄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稱夾漈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昔人所以歎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鉢金戈帶之文一時也夾鐘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鐘鼎韻之作以備篆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言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皋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鵠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古韻古學雖

不止字書辭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兆餘暇遑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鄭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蓋書其名氏無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授時歷轉神注式序

楊桓

近古歷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統吉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聖上以聰明神算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歷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術明之神瓶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歷而敕賜名曰授時其以烏火虛昴爲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蓋不敢失於古然歷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皆有所動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至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歷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

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歷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源也。誠能推其源。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爲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爲之損益。立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既成定爲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歷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卽日至官。匱一言艷其行。登孫欽惟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甚休。然思昔之爲儒者。日夜呻畢簡諒。冀有司萬一採錄。數路並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缺然曰。使斯人得如古射策決科。卽晁董公孫。當有其人。迺今出是塗瀝。一日長。卽秉象版。卷兔冊。紵朱芾。褫白衣。其爲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爲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爲責望。又何如也。豈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實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幹。平居吏民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暮或不保。斤斤於小明。而大察或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不知所爲守。彼且圜視而起噴曰。文雅士固如是。愚

便習刀筆者爲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紜。有可惑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爲儒也。曰必計其用。後之日人以我爲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者彙進亨奮之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賀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耶。彥中氣厚而質溫。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爲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者。方今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東拔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爲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閔閔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 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爲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能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膺。揲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鬱鬱相濁。視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驚擾。山崇而海錄。赫然盛氣勢。憎辱豎腐息。目暎瞬而耳瑣縮。凡不可致者。皆可以指嗾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程試。已若魯麟穎鳳祥歸而瑞臨。矧能孤征重

跡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夫子弟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纔七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概見何哉豈非歷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羣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答問故傳曾點漆雕開亞於回參者其言僅一見點猶從容數語開則一語而已儻非夫子有以發之則雖半語不可得而聞又孰知其爲見道也吾意孔門諸人固有勝於點開者世亦不得而悉也然則答問之功又可少哉今吾非敢以夫子況先生亦非敢以孔門諸人擬子顧其理有相似然者嗚呼人嘗患思古人而不可得見不知今人或勝於古人亦未可知也乃常相慕於不可得見之時而每相忽於相值之日其得謂之智乎前乎先生者固不知世復有斯人也後乎先生者豈無羨子之得見斯人者乎然則子之見也非幸歟子志夫古學者也宜有以問先生先生之答子也宜可以終身守之而不失也非止乎子之所已能也由其答問而有傳非幸而又幸者歟先生之見子也知子之嘗交於中也將必中乎問則以中之說而進焉因是而中之說亦傳非幸而又幸者歟

南唐書序

趙世延

天歷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證裨助良多且爲之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鋟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光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閑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國褊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

蜀漢武侯而張延翰、劉仁瞻、潘佑、韓熙載、孫忌、徐鑽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謹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羊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耶？宋承五季周統，目爲僭僞，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號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辯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命議修宋遼金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書焉。

元文類卷之三十四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簏，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閒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取徽建二本重勘校，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卽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卽稱建興，非惟失其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

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卽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五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隣者度不可以戶說雖而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阨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千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鬚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卽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

斬死公止共宿實矯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屨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明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旣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闖魑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生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 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子將游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

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旣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恆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間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弛，而爲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音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

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 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悲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

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乎？將恃夫蒞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也。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獨失人矣。

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敍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
燧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之一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員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公戶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

外無他營捨僕焉則顧影無朋舉無爲爲賀其可賀者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上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按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己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者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旣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姚 焰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卽得仕必待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卽官之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礪乎其難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瞠後塵者千百人烏可少跋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拱眎不可躡其級也以故南欖安意而往

旣較燧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爲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望人怠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卒不憚乎其中嗣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爲己任譖譖私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聰徵爲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來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二千石使綦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爲心規矩薰陶是邦之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大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檼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檼云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贍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旣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

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閒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恥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謹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乂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不得見爲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欄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

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卽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襯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弟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二十九年其閒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二十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翦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飲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翦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飲其盡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爲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秋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邪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將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特賢

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閒不善飲不敢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激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旣歿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自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有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旨哉言乎朱子謂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敝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恆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爲言也不見九方皋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恆甫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濬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旣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己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以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己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己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尙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恝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以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

溺於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爲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講焉

陸象山語錄序

吳 濬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卷所錄不無深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弟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者。激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墳嘗鋟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攜至京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豎齋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閱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藁序

吳 濬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難或失則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則靡故曰不易

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相同。既而任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奇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吳激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晝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閒。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纊綿是衣。蛻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

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以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鍾期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志諸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巧。誰實窺奧窓。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爲郎。瑚璉悵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駕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

吳激

激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徐閣。衆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激所識。惟閻盧二公焉。閻踵李徐。爲翰林長。盧公由集賢出。持憲湖南。蘇湖南復入。爲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宋至于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爲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爲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爲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先皇帝。爲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宮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創說。而於成

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爲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襟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予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旣或治之。又奚庸聞。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吳激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以天下爲未足。而尙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旣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敗壞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旣充。則陽陽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

同余於何弟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己不求知於人二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閨門稱雄矜己自大醯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測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游矣余將於是乎觀激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余爲兄余謂之爲弟云

元文類卷之三十五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弔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澹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間不果於忘世不必於舊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興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生之盛心也非簸祿以給士也而以得人爲急非嫌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予辭無慊不兩得歟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京三月郤述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矯抗

以干名不奔趣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抉而破之於是考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羣人爭先觀焉旣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尙相觀彼儒之所爲噫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泄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踣者一人孤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卽官守慎勿抉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不如是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抉而牢者不破耶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寃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僕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利虐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閒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貢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求經之一

虞集

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嘗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至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駢，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衆矣。而大概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例盡也。至若一字之例，譬如橐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之，不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咏歌之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淫佚之表。今句比而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隳一體而可爲全人者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情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慨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卽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

說以爲凡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嗣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藁敍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常以怪詭險澀。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重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怪其禍之至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天下也。卽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南豐。非其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之所爲。合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知已。而曾不出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當知者。尙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希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教一郡。宜矣。信乎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然余閱之。傳曰。觀乎會通。以行

其典禮非觀乎會通則固陋而已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余僑居江西二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無情乎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文敝者而告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安先生文集序

虞集

晦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彙城安君敬仲之所作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旣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閒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而傳焉嗟呼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湖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以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

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遯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軾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諸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旣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旣不見朱子而卒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亦可見其取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辱也

汪氏勳德錄序

虞集

國家龍興湖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闕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歸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儻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旣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

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襄卹有制詔世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郡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氏之德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爲汪氏之德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爲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具其詳略遠近親疏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爲譜者必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前以下凡十有五世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疏所謂質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致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爲老佛之徒或不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爲繼亦足慨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閒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侯之家爲然它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租稅又爲三宥制行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蔽廬之約顧能記錄其族從

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者，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覆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鑿木而爲之重，旣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爲之員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旣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齊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著，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燭管灌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旣祭則藏之，言不可變也。一之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合依也。則孝子之爲木象也，幾王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常率泰興江陰

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爲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常博士虞集爲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敍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閒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長史憕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以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旣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譜以爲一代之良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紀乎且夫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目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因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

爲教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度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傳其當。而非誇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極之處。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閒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閒。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敍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敍

虞

集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杯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羣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

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綦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於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冷敬先序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干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末章者。尙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初。其勳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尙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整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爲詩以爲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爲敍。

元文類卷之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爲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粢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爲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古九扈氏之政。迺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仁宗皇帝克繩祖武。惓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聖天子嗣大歷服。祇遹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大司農臣協謀奉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露賜者。制悉與之。且勅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鼓腹。於春風田里間。而不知爲有帝力。何其幸哉。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爲國慮。一夫之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屢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三

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既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蠭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爲心歲時讚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泰定五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瓊在中奉旨代祀中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修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聖上之祀幽明交孚遐邇罔聞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祈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爲越於秦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爲能使矣其益慎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倣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癡官貽憂惶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

徵焉既奏上制曰可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毋怠文林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臥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爲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果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橐序

馬祖常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骯髒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爲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憤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諷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制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穀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

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虛，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爲文序而略告之。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爲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卽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圮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爲之也。」始簡君布衣，寥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鈞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躡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闕，丹禳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奚斯者，作詩以俟之。

大元通制序

李光魯翀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位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之吏，用譎行私，民恫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恆患之。仁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曰斷

例經緯乎格例之閒非外遠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勅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樓殿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仁廟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上幸柳林之辛巳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翀序之翀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爲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爲行都地多山谷淵藪峙而爲巨鎮匯而爲廣涉瑰奇勝絕之觀博大弘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奠行省莅之以事之殷地之重于今視他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被命往夫杭之土風重文士子兢兢佩服整潔出辭粲然落筆縝然處其上者必鑑別衡析陶良汰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

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之爲是官者。吳興趙先生。巴酉鄧先生。皆由侍從出。美望孚于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濟濟。志于事功。亘然勇往之資也。士熙嘗與同僚私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爲喻。而進其難者。不以近爲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遯。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卽爲。逸于淮。振于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中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王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唐律疏義序

柳 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卽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盡唐而逮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聞請於廉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

厲也。吾欲求故唐律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友，咸應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往而在也。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于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亞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于京師，以示諸學孔子者。僕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載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甫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瞽言詞章講誦旣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讎櫛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襄城東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藪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敍其篇端案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尙見兩書言郭璞疏略於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概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疑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

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閒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字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它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尙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於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它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字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於趙代閒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爲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卽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卽

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卽有盡已不盡己二者出乎其閒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陽楊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居官守以直聞遇國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已者悉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茲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卽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卽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旣表章之猶懼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鄙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裏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操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此元嘉中事也它書考之雄吳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上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部車工部帝幄光祿醴齋宣徽兔鹿脯修留守烜燎燭宗正卒徒大興尹粢

盛犧牲事昧古加詳禮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實與百石史同方是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往復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襄成在漢襄成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援成均禮器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行篤而惠既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豈偶然哉抑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三世孔子生其閒千有餘歲矣孔子蚤年孟僖子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父之魯其世系又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僖子言者世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宮古今設置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然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者旣詳敍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爲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琰序

謝端

太上皇帝舊勞于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尙淑均奇袤靡不具知旣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爲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佚編摩論譏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下相與雜坐吟嘯俟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逾月卽受俸以歸爲經

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爲之長，又吏所師也。日始出，卽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爲之析疑似，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界。吏得其情，又不戾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嘗有事於珥筆，以事上官者，自謂優爲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仰面相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薦者，蓋必有以取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重遲迂懦人，率以是誕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駁且敬異焉。之二者，吾將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歷己巳正月旣望，翰林修撰謝端敍。

太常集禮彙序

李好文

太常集禮彙爲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見，蓋太常之實錄也。太常典三禮主羣祀，凡禮樂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緣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革方載文德未遑，我太宗皇帝戡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萬世太平之治。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觀當時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自何始，左右對以堯舜，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不謨睿略，固已宏遠矣。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述作，度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烈。成宗皇帝肇立郊丘，武宗皇帝躬行裸享，英

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袞冕齒簿修四時之祀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闕略戾舛頗違於舊泰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深慨其故既而僉太常禮儀院事李朮魯公繼至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蒐羅比校訪殘脫究訛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疏其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顧已獲其七八越二歲書成名之曰大元太常集禮彙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文綱常典則天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述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裒集之有編而不敢後者也曰彙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筆承詔討論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歷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務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元文類卷之三十七

書

上耶律中書書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爲甚重故不得不爲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爲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楩楠豫章節目礎石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欂櫨櫟檻檻杙甃桷雜出於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鶴濱人王賁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兌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恆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

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鍼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洛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饋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內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與姚公茂書

楊 兔

免頓首復別四五年思渴之甚所欲言者不一也握手未期此懷可知子善至得書審玉眷佳裕且知北還喜甚去歲子善云新築祠堂而石室在正位不知何所據及見朱文公家禮圖說亦云在北架似不安也且宗廟五廟七廟而已雖有成言所以作室次第於經則無所見朱文公後宋人也建炎南渡廟社之禮一蕩就有故老或鬱鬱下僚無所見於世此說在中庸或問中略見之所可信者止是昭穆位次於神主於石室皆不及也家禮所載神主樣式亦非免三十時入沐梁得宮室廟社法度於一故老處又五年

因秋比以生徒之衆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免一見知其爲家廟也其廟制如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竝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爲藏書龕旣而來洛下於楊正卿家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爲杜祁公之家廟也文粹韓文溫公集多有家廟碑止說三室四室或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室又有云東室者亦不載石室方位之所在夫禮也者制度名數之所寓也不有所據必有所見文公所述未見其所據當以免之所目覩者爲廟之定制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同所以異者名數也今汴梁太廟法度敵家具有圖說自己亥春定課時有告隱匿官粟者親入倉檢視而倉卽太廟也因得考其制度焉石室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牖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穆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已下至宣宗各二間係八室計一十六間其神主石室竝在西壁東西夾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正卿至自保州曾爲先朝太祝談舊禮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衆談竟免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將在秋冬而不及春夏也客問何以知之免曰以公止見虎席故知其在秋冬也若春夏則席以桃枝桃枝竹也客曰適在冬耳免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享而不及禘祫客問何以知之免曰禘祫則太祖神主位於壇下而東向焉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言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焉故知不及禘祫也客謝未嘗及禘祫吁此定禮也患不素考耳是與非吾友訂之恐不宜襲家禮之誤也著書非細事也古之聖賢未嘗敢自作古所謂神主之說容面告焉

與竇先生書

許衡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聞之踧躇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請不可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亂無常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也人之勝文犯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 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爲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知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卽其違順之多寡乃在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易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爲之慮耶抑眞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相愛之深未應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乎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愛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屬葉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許衡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宿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

溫柔敦厚

經夫歸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追毀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許衡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虛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虛火不退位而痞癆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活病藥加之聞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沉浮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順和其和爲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間服加

減枳朮丸。或有飲閒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以至色青色赤。及脈弦脈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已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寃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上宰相書

劉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尙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迹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

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兇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耶。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痔瘡。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瘡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迹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固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與襄陽呂安撫書

宋衛

年月日具位衛謹奉書於襄陽安撫呂君足下。蓋聞天下之事。有變有常。兵家所先。知己知彼。苟昧斯理。克成者難。足下利害類此。故別白而忠告之。令兄少保制置出自戎行。驅馳邊境。守禦奔援。時立武功。南朝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以至開荆南之制闈。總湖北之利權。其報效酬勳。亦已至矣。而乃漸虧臣節。

專立己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藉上流之勢不朝貢於錢唐託外援之辭聚甲兵於鄂渚江左君臣憂其跋扈以爲王敦桓玄復生於今日也天不假年近聞捐館繼知鯀貴代秉軍麾且呂氏子弟將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馬者何哉蓋南朝姑息令兄之故耳自今已往豈復有容足之地乎足下在呂氏族中最才且賢必將易置腹心尺書見召魚脫於淵其禍不可測也去歲大兵南下經略襄漢諸軍將校屢請攻圍我主惠愛仁慈遠覽周慮以南北生靈皆吾赤子當告之以訓辭示之以形勢彼果不降攻之未晚故休兵秣馬蓄力待時今白河鹿門雉堞相望安陽光化舟艦交通東遏饋運之師西絕樵蘇之路生擒大將兵民震驚足下內憂家事之多艱外覩孤城之日蹙誠危急之秋也茲者炎火收威商金變律風折膠而弓勁草垂實而馬肥行當整齊士卒淬礪戈矛斷鳳林之關決檀溪之水稱萬山之道塹白銅之堤前茅飲馬於江陵後勁摧鋒於樊邑用天下堂堂之衆擊漢陰蕞爾之城似不難矣幕府恭承帝命征討招懷拒逆者誅迎降者賞若能翻然改圖軍門送款飛聞天闕必有殊恩豈止轉禍爲福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漢上土疆君當常保他人孰能有之如闡於謀慮迷而不復事機一去雖悔奚追國家大信明若江水進退裁決惟足下留意焉

與姚江村先生書

盧摯

大德四年歲舍庚子冬十一月七日後學涿郡盧摯頓首再拜寓書江村先生執事摯繇諸生承乏侍從遂叨持憲節膺一道之寄始來湘中竊伏惟念材能譾薄無所肖似既眠印省俗謁先聖校官誠不自揆力揣分蓋嘗以蜀之文翁閩之常袞自詭庶幾無負國家委任部使者勉勵宣明之意而潭學素號多士

志於殖學藝文不厭流俗篤好古道者莫不踴躍振躍操觚挈牘咀英薦漱芳潤以求理義之指歸辭章之統緒是正其所未至而難其人不唯逢掖諸生之所拳拳至於搢紳處士願欲喜樂者林林然亹亹焉亦莫不以得師取友爲務爲言者皆是也摯是時爲言江村先生之賢向也得其人於文字中前歲使過均亦嘗觀道德聽言論於須臾之頃迄今耿耿不能忘也蓋先生之文先秦西漢之文本六籍而支三傳左右以羣史諸子者也其淵粹博贍當與王介甫曾子固韻頗至於近代葉適洪咨夔劉克莊諸人則瞠若乎後塵者也摯知先生者如此摯也言之潭之搢紳逢掖然之居無何摯以不習風土得疾在告瀕於危殆屢矣移病歸田之章至於數四竟未得請迨秋冬之交方稍稍向平前月初吉爰舉釋菜之典文學諸君遂復有絳帳江村之請卽興議往司講黎生季芳飭禮幣以東若夫弟子事師之勤具於別幅俾不肖者尺牘先焉惟先生慨然而來嘉惠學徒使如摯者亦時時簪迹衿佩之末以摵衣函丈日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湖湘之間文風不變不惟北邦盛事使楚越列郡亦皆靡然知所興起異時摯獲附驥尾有光汗青之編果可以儕蜀文四閩衰者實昉於先生豈不偉歟或者有謂先生作止語默之間靜重不苟雖摯與諸生所以鄉慕依託者出於懷懷之誠乃輕於然諾不於再於三然後命駕則師道不尊或微辭婉讓以自諉則摯竊謂先生必不然矣蓋見義勇爲樂與人爲善實虛焉有無焉摯知先生者如此若夫握瑜懷瑾以自珍佩蘭襲芷以自潔珍則珍矣清則清矣異乎時中者矣先生必不然矣惟先生亮之

答董中丞書

吳 濬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濬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濬聞學者非以求知於人也欲其德業有於身而已矣

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激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爲實德。行之於身爲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爲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於己。而不敢求用於時也。間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爲師。以古之賢人爲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於衆醉羣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激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翅一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於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絲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敦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激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於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爲也。激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頽。儒者不免事於奔競。急於進取。媚寵乞墦。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幹其機。丕變其俗。若俾疎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徼倖冒進之萌也。激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食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

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願自附於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激感恩報知。非言可殫。未繇庭參。敢冀爲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上許魯齋先生書

王旭

三月朔日。東平晚進王旭謹齋沐裁書。頓首百拜。獻於左丞先生閣下。旭布衣窮居。於時事無所好。獨嘗有志於古。披塵編。扣斷簡。役精魂於千載之上。陰陽寒暑有其變。而此志不變。死生哀樂事物有其變。而此志不變。蓋十年於此矣。當其深入而有得也。欣然忘食。不啻千乘之貴。趙孟之富。其樂也。如張九奏於洞庭之野。觴白雲於崑山瑤池之上。悠然陶然。有非世俗之所知。而雖已亦有不能以語人者。蓋嘗隱几掩卷而深思之。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存於人。初無古今終始之或異也。雖榮河發靈。而二五之機始露。溫洛闡祕。而皇極之端始開。而畫前之易。太極之理。已自具於人心。而流行於事物之間矣。邵子曰。一物由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知乎此。則前乎鴻濛。不必爲古。後乎漢唐。不必爲今。而方寸之地。卽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與惜乎三代而下。隋唐而上。道學不明。而知之者吾未見其人也。敷陳往古。持挈當世。非無苟卿子。然以性爲惡。見理差矣。何足以傳斯道。上酌天時。下推人事。非無揚雄氏。然寂寞太玄。誇耀美新。大節虧矣。何足以傳斯道。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且不免致堂胡氏之譏。蓋自孔孟之歿。中間千四百餘年。纔得四子。而極其所致又如此。嗚呼。道果易言也。雖然。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露之局。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闡奧。皇極窮天地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

理於一致.格物致知而盡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於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於唐虞還民風於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駭俗高其辭以驚衆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耶.國家自有天下六十餘年.文風不振.士氣卑陋.學者不過踵雕蟲之舊爾.間有一二留心於伊洛之學.立志於高遠之地者.衆且羣咏而聚笑之.以爲狂爲怪爲妄.而且以爲背時枯槁無能之人也.嗚呼.儒學豈真無用具耶.正道不明.士習誑僻.以至於斯.可謂歎已.伏惟先生以道鳴世.踐履於平昔者皆三才之實學.發揮於事業者皆三才之實用.簞瓢居陋巷.浩然無一毫之不足.白衣登相府.淡然無一毫之有餘.其堯舜吾君成康吾民.蓋胸中之素蘊.一諫不行.奉身而退.其出處進退.何其一於義而不苟伸於道而不屈也.吾道有光.士氣增重.其頽波之砥柱.冥途之日月.與雖然僕固以聖賢望先生而不以世俗之所以待者待先生也.則猶不能無疑.何者.孟子致齊卿之位.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而孟子不可以爲辭.十萬而受萬.而先生之所以眷焉於此者.其必有以處此矣.而旭也未聞其說焉.何如返蘇門之故隱.臥西山之白雲.遠續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正派.使聖傳不墜.後學有歸.旭也不敏.請摢衣執筆.以書先生於文公之後.狂言區區.唯先生憐其心.而略其愚妄之罪.以進之.幸甚.

與烏叔備書

安熙

熙頓首再拜上啓.叔備尊兄侍史.一別七年.豈勝嚮仰.人來獲聞動靜.聊以爲慰.又聞春間嘗以酒致疾.雖已得愈.然中情猶不能釋然也.卽辰新秋猶熱.恭惟調攝有道.侍履益以康佳矣.然尊兄早親有道.篤

志力行人望所屬不可不重爲此道保惜也願兄留意更加慎節以迓新祉以慰友朋期望之意幸甚幸甚易說精要想已就緒丁亥集亦當脫稿恨不得陪侍左右側聞高論也熙一來此行及三載獨學無友益以荒惰然隨分讀書小作程課玩心觀理更於應事接物間體驗警省亦略有效但覺悔尤山積尤日夕增懼耳四書集義精要近因讀朱子文集對校一過尙多有疑誤別紙錄呈幸因書來以一言可否之使得有所據依也疑此書初脫稿先生未使學者校勘故多有此誤雖非大義所關然亦不可不訂正也近因看詩傳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語錄之言凡涉論詩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依精要例寫出以便初學亦似有益又嘗病讀春秋者只知讀左氏而不讀正經欲節取左氏傳文議論敍事本末始終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註之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各附本句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皆刪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說可取者亦略節取附注其後庶觀春秋者有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張程以求聖人之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其他所欲言者甚衆千里相望渺不可得極思向來承晤之樂復何時而可遂耶伏紙引領不勝馳情因便不惜痛加鞭策至幸至幸此閒惟王仲安時相見渠讀四書甚有得處時與之語亦多有警助去歲又得一王儀伯年二十五六曾從董宗道受四書詩書傳好學不倦作文字亦可觀歲一至中山時來晤語也

元文類卷之三十八

說

唯諾說

劉因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乎？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謂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益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

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無極而太極說

吳 濬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樑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樑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

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慤亭說

吳濬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惟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於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或隆於墟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蔽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之亦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歎夫古禮之泯也。莊平梁潤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扁曰致慤。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

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於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齋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集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曠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勉者。侯季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救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於是。以告虞集曰。願有以申其說。使昭然知所以爲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賓而冠。旣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爲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爲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咏而迭喻之。亦何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爲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勸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勸爾思謹。必兢其業。以事於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勸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勸爾思德。德稟自天。旣曠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旣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得諸天。而有諸已者爲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爲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遠數之不能旣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謹慎者肆而勉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 榮

趙郡蘇君閒爲槃曰吾名天爵字伯修願子爲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爲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修己以敬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修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疏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謂之教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修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勤焉而念慮之詳事爲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修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修明之若人之所以爲人其體固具何俟於修嗚呼爲是說者亦將清靜滅寂之歸而姑爲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爲器也修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修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修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

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衆人也。而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何哉？修其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修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題跋

跋金國名公書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羯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李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若党承旨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

跋趙太常擬試賦稿後

楊奐

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學校自京師達於郡國，專事經術教養，故士大夫之學少華而多實。明昌以後，朝野無事，侈靡成風，喜歌詩，故士大夫之學多華而少實。上病其然也，當泰和丙寅春二月二十

五日萬寧宮試貢士總兩科無慮千三百輩上躬命賦題曰日合天統侍臣初甚難之而大常卿北京趙公適充御前讀卷官獨以謂不難卽日奏賦議乃定旣而中選者纔二十有八人僕時甫冠獲試廷下而席屋偶居前列朝隙聞異香出殿樞間一紫衣顧予起問題之難易及名氏里貫年齒而去少頃復相慶曰適駕至矣薄暮出宮傳以爲希遇嘗退而志之後四十五年僕以河南漕長告老於燕過太常之孫承祖家得所擬賦感念存沒不能不惆然爲敍其末并以舊詩歸之所謂月澹長楊曉色清大題飛下寂無聲南山霧豹文章在北海雲鵬羽翼成玉檻玲瓏紅露重金爐縹渺翠煙輕誰言半夜曾前席白日君王問賈生者是詩少作也無可取其紀一時之事庶附趙氏家傳或見於後世云

題中州詩集後

家懿翁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氣鍾而爲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於四方奮於遐外而道學文章爲世所宗功化德業被於海內雖謂之中州人物可也蓋天爲斯世而生斯人氣化之全光岳之英實萃於是方豈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縣中分南北異壤而論道統之所自來必曰宗於某言文脈之所從出必曰派於某又莫非盛時人物範模憲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況於在中州者乎余嘗有見於此自燕徙而河間稍得與儒冠縉紳遊暇日獲觀遺山元子所裒中州集者百年而上南北名人節士鉅儒達官所爲詩與其平生出處大致皆采錄不遺而宋建炎以後衡命見留與留而得歸者其所爲詩與其大節始終亦復見紀凡十卷總而名之曰中州集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於中原而視九

爛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於數百年後。而視數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殘
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於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彼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籬。一家爾汝。視
元子之宏度偉識。溟涬下風矣。嗚呼。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爲然者。

跋崔清獻公洪忠文公帖

牟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實顥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
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臥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
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
於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
不大用。賓主相爲始終。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
洲家舊物云。

書張侯言行錄後

徒單公履

嘗讀莊周書。見其爲養虎之說曰。善養虎者。當時其飢飽。而達其怒心。竊謂莊周出世之士。當治其浮游
猖狂之說。乃引類取譬。得用權之法。余因周之說。而且有所感焉。士之出身以仕於時者。天豈不欲得仁
人君子與之共圖回天下之事哉。不幸而當世道失平之日。其所遭際多強悍慾剛獵暴怒之人。猶之
虎也。苟一旦爭是非於庭辯之際。是以生物全物與之。彼將不勝其怒。甘心以求逞。則決裂之禍至矣。其
於國計何如耶。僕因閱澹游王公所狀張君行事。見其待東師未嘗逆其盛氣。得與之相終始。而無敗事。

之失巧乎道術之士其知莊周養虎之說而達其怒心者乎士生不辰有能高蹈遠引如夷齊魯連子則無說矣審不能爲是舉當以張侯行事爲處身之法其無調虎以取反噬之禍撓敗國計貽世人嗤笑

記太極圖後

劉因

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種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貴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攷乎潘誌之過而又不攷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敍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界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法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氏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淺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卽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

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卽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卽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卽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動者.卽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卽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至元丙子八月望日.靜修新齋記.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顥頰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簡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歎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因書.

顥党懷英八分書

胡祇遹

文章與時高下.唐不如漢.漢不如三代.党竹溪在金朝爲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能得

擇木之髮鬚耳。

